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家將 第二回 馮世剛受賄搞逼供 薛仁貴含冤赴法場

貞觀天子李世民不明真象，一怒之下要殺薛仁貴，文武百官一個個瞠目結舌，面面相覷，無不驚駭，見天子滿臉怒容，無人敢進言。左班丞相魏徵生性梗直，出班奏道：「吾皇萬歲萬歲萬歲，臣有本上奏。」，「魏愛卿有何本章？」，「陛下，薛仁貴奉旨剛剛進得京來，不知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條，要將他處斬，請陛下明示。」值班的八大朝臣也都跟著跪倒丹墀之下：「薛仁貴犯了何罪，請陛下明示。」李世民苦笑了一下：「眾位愛卿平身。朕怎能無緣無故殺害大臣呢，況且朕對薛仁貴的恩德，眾卿也都知道，平西歸來，朕晉封他為平西王之職，撥國幣為他修造王府，府中執事全吃國家俸祿，可謂富貴已極。近日朕十分想他，召他進京陪王伴駕。他進京路過成親王府，成親王好意設宴款待，哪知道薛仁貴吃酒帶醉，闖進翠雲宮，調戲朕的御妹，因奸不允，打死了翠雲公主。眾位愛卿，你們說他犯沒犯死罪？」一句話把大伙兒全說愣了，怎麼會有這等事呢？簡直是意想不到哇。也有人心中不信。李世民為了讓眾人信服，傳旨由魏徵率領眾朝臣前往成親王府查看現場。眾大臣看後無不傻眼，現場依舊，薛仁貴還在那裡躺著呢。魏徵一邊往回走一邊琢磨：這是真的嗎？薛仁貴不是這種人哪，是不是有人假造現場陷害薛仁貴？那麼兇手是誰呢？是成親王？不可能啊，他是皇上的親叔叔，薛仁貴是為他們李家賣命，他咋能幹這種事？況且成親王就這一個女兒，他能忍心害死親生女兒嗎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魏徵等人回到八寶金殿，重新見駕。李世民問道：「眾位愛卿都看過了嗎？」，「臣等看過了。」，「好。人證物證俱在，朕給薛仁貴定罪不冤枉他吧？」魏徵一聽，不能只聽一面之詞：「陛下明鑒。臣看薛仁貴喝酒太多，至今仍人事不省，沒有口供，怎好定罪，應把薛仁貴喚醒，問個明白，再殺不遲。望陛下三思。」李世民心想：魏徵說的也對呀！光著急不行。「好，依卿所奏。傳朕的口旨，把薛仁貴帶上殿來。」聖旨傳下，薛仁貴被抬到了殿外，他仍然爛醉如泥，金瓜武士搖晃了半天，也沒能把他弄醒，只好由兩人架著把他拖上了金殿。李世民一見氣就上來了：「瞧你這模樣，怎麼那麼沒出息，見酒就不要命了。要看你現在的樣子，說你作出那種事來，決不是冤枉你的了。」皇上問了半天，薛仁貴一句話也不說。李世民與魏徵商量，把薛仁貴交給有司衙門審訊落實之後，再作處理。皇上傳旨，宣三法司正堂上殿。三法司是幹什麼的呢？這是當時專為審理朝廷重臣而設立的司法衙門，由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三衙門共同派員組成，三法司正堂雖是三品宮，但責任重大。三法司正堂馮世剛聞皇帝宣召，急忙整冠端帶來到金殿。叩見已畢，皇上問道：「馮世剛，方才你到翠雲宮去了沒有？」，「臣去過了。」，「現場你都看過了嗎？」，「臣看過了。」，「既然如此，朕命你審理薛仁貴一案，你要秉公而斷，查清問明，報朕知道。」，「臣尊旨！」皇上散朝，眾大臣各自回府。馮世剛懷抱聖旨離了金殿，命人把薛仁貴押進三法司大牢。

馮世剛回到三法司，真有點坐臥不安。此人幼讀詩書，科舉及第，出仕以來，為官倒也清正，頗得皇上賞識，他還是左班丞相魏徵的女婿。魏徵不畏權貴，特別是敢於犯顏直諫，對他也有些影響。今天朝中發生的事，他也有些懷疑，對薛仁貴這個人，他也有所瞭解，他認為薛仁貴不會犯這個罪。儘管說酒能亂性，可薛仁貴也不敢初次見面就調戲公主呀！再說薛仁貴一向人品端正，不近女色，怎麼能一下子變得這麼快呢？他又一想，有些作難了。皇上要我秉公而斷，我怎麼斷法呢？一頭是成親王，國家的太上皇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位高權重；一頭是平西王，國家的棟樑，況其背後還有熬國公敬德、魯國公程咬金和他那班弟兄，哪一頭都惹不起，我要得罪哪一頭都沒有我的命在，這怎麼辦呢？想到此他一陣陣唉聲歎氣，束手無策。正在這時，他的夫人來了。魏氏夫人聽說丈夫下朝來滿面愁雲，便前來詢問。馮世剛把奉旨審理薛仁貴一案，以及自己的想法，向夫人說了一遍。夫人勸慰道：「食君之祿，忠君之事，既是奉旨審理，皇上要你秉公而斷，你就不要顧及個人得失，把此案審清問明也就是了。」馮世剛聽夫人一席說，雖然踏實了些，還是顧慮重重。

二人正在談話，門上稟報：「報大人，成親王過府看您來了。」馮世剛噌地就站起來了：「你待怎講？」，「成親王李道宗過府看您來了！」，「現在何處？」，「就在府門等候。」，「快快有請。」馮世剛趕緊讓夫人迴避，整整衣冠，大開府門，列隊迎接。馮世剛心想：成親王位極人臣，府中又出此大事，天到這般時候還來看我，其中必有隱情。到府門外一看，只見李道宗身著便裝，除了張仁和幾個轎夫以外，衛隊全無，馮世剛更覺詫異。正要大禮參拜，李道宗快步上前一把把他位住：「馮大人不必客氣，你我到府中一敘。」，「請。」，「請。」二人攜手攬腕，來到內宅。馮世剛舉恭畢敬，請李道宗上坐，重新施禮，李道宗又一次止住，並非常親熱地說：「世剛啊，你我隨便談談，不必分尊卑貴賤，你坐下，我跟你說話。」，「王爺在此，哪有下官的坐位。」，「噯，快別這麼說，坐下談話方便嘛。」，「如此，下官告坐了。」馮世剛壯著膽子坐在一邊。李道宗未曾說話把大嘴一咧，先哭上了：「世剛啊，我女兒死得太慘了！本王今年年近七旬，老來喪子，真要疼死我了。家門不幸，出此逆事，你是沒有見到薛仁貴當時那種狂態，誰見了都會氣炸心肺呀！現在皇上要你審問此案，很好，我很放心，你辦事公正，你可要秉公而斷，為我女兒報仇哇。」馮世剛心裡也是一陣難過：「王爺放心，下官一定秉公而斷。薛仁貴既然乾出這等事，一定難逃法網，待市清問明，早日定罪，為翠雲公主報仇，為王爺雪恨。您這麼大年紀了，又受此刺激，何必親來囑咐我這個事呢？」，「我怕萬一有個變化呀。我今天來拜托你，就是求你想方設法，讓我的官司贏了。」馮世剛聽罷此言，不由得激靈靈打個冷戰，腦子欵地一轉個，就明白了六成。心想：以你地位之尊，又是親眼目睹薛仁貴打死了翠雲公主，還怕什麼變化？還要我想方設法把薛仁貴定成死罪，看來你是心懷鬼胎，這裡邊大有文章。馮世剛不動聲色，點頭說道：「王爺放心，下官一定秉公而斷。」，「世剛啊，為了給我女兒報仇，我不能叫你自費勁。來呀！」張仁應聲過來，雙手遞上了禮單。「這是本王的一點心意，你收下吧。」李道宗順手把禮單放在馮世剛的面前。馮世剛用眼角膜了一下，只見上面密密麻麻寫了一張，頭幾行：金如意兩對，白壁十雙，夜明珠五顆，黃金萬兩……往下他就沒看了。馮世剛只覺腦袋嗡的一聲，覺著渾身顫抖，不知是高興，還是害怕，他只覺心頭亂跳，手足冰涼，撲通一聲，跪在了李道宗面前：「王爺，這些禮物臣決不敢收，我一定公斷就是了。」李道宗把臉一沉：「馮大人，難道你嫌禮輕嗎？」，「王爺，不是這等說。此事倘若皇上知道，哪還有下官的命在？求王爺收回禮單，卑職照辦就是。」，「馮大人此話差矣。皇上是誰？翠雲公主又是他什麼人？你還不清楚嗎？我這是在為他妹子報仇，他又怎能怪你？你就收下了吧。」，「王爺，案子還未審理，禮單我決不敢收，不過請您放心，我就是不收禮，也要依理公斷。」李道宗左說右勸，馮世剛決意不收。李道宗臉色一變拍案而起，手指馮世剛厲聲說道：「馮世剛，別給臉不要臉，難道我一國的太上皇還溜你小小三法司正堂的馬須嗎？禮單就放這裡了，這場官司你必須給我斷贏，如若不然，哼，可要小心你的狗頭！」說罷頭也不回，上轎回府而去。

李道宗一頓訓斥，馮世剛骨軟筋酥，跪在地上頭也不敢抬。成親王出門以後，僕人叫他：「大人，王爺已經出府去了。」馮世剛這才站起來，擦了擦臉上的汗珠，長歎一聲，癱坐在椅子上。想想成親王最後那幾句話，他又是一陣心跳，這可怎麼辦呢？急得他滿屋亂轉，一籌莫展，正在這時，魏氏夫人來了，馮世剛把方才的經過簡單講說一遍，把禮單往前一遞：「夫人，我的方寸已亂，你看此事怎樣辦才好？」，「老爺不必為難，你就帶上禮單進宮見駕，向聖上奏明此事，看聖上如何處理，如若不然，你難免落下貪贓受賄的罪名，那就悔之不及了。」，「哎呀夫人，這萬萬使不得呀。」，「怎麼使不得？」，「夫人請想：李道宗是皇上的叔叔，我把這事說了，皇上嘴上不說，心裡能不怨恨我嗎？往後李道宗再一使壞，哪還有你我夫妻的命在！這些後果你想過沒有？」，「依老爺之見呢？」，「依我之見，薛仁貴打死翠雲公主，人證物證俱在，事實確鑿，李道宗送禮，只是他疼女兒心切；況且這份禮單也不算輕，如果收下，你我就是享不盡的榮華富貴了。」魏氏夫人聞聽此言，一股怒火直撞頂梁：「好你個馮世剛，你原來是個畏權怕勢之輩，貪贓枉法之徒，我要把此事告訴給爹爹，問問他老人家你這麼辦對不對！」說著話轉身就往外走，可把馮世剛急壞了：「夫人且慢，容我再想一想。」一邊說一邊拉著夫人的衣角。魏氏夫人性子一急，用力一掙，衣服拽破了，一個站立不穩，向前栽倒，說來也巧，腦袋正撞在門口牆角之上，只聽「撲」的一聲，腦袋迸裂，當場死於非命。馮世剛一見夫人身亡，

不禁撫屍痛哭失聲。哭罷多時，他站起身來向眾僕人作了一揖：「剛才我們夫妻口角，是夫人一時不慎失足摔倒，無意中碰牆而死，在場眾人親眼所見，但目下本官有重要案要辦，暫時無法辦理喪事，先把夫人的遺體停放後園，望你們不可傳揚出去，影響了要案的審理，如若不然，本官決不輕饒。」同時每人發給十兩紋銀，作為守喪費，這件事暫時擱過。

馮世剛未曾審案先賠上了夫人，他把此事遷怒到了薛仁貴身上。他背著手在屋裡踱了幾圈，最後拿定了主意：禮單收下，要讓薛仁貴按照成親王所告的那樣招出口供，這樣自己既可發財，以後又可升官。想到此，他轉身問道：「現在什麼時候了？」，「回大人的話，已交四鼓。」，「薛仁貴明白過來了嗎？」，「明白過來了。」，「傳點下去，準備升堂！」，「喳！」

馮世剛升了夜堂。大堂之上，燈火輝煌，堂上高供皇王聖旨，馮世剛身著官服升坐公位，八班人役分立兩廂，堂口下擺著各種刑具。馮世剛傳令：「帶罪犯薛仁貴！」，「帶罪犯薛仁罪！」眾人役一陣吆喝。時間不大，只聽一陣鐵鏈子聲響，兩個獄吏架著薛仁貴，來到大堂。眾皂役如狼似虎：「跪下，還不給聖旨磕頭，給大人施禮！」薛仁貴雙膝跪倒，先朝拜了聖旨，又給馮世剛磕頭。薛仁貴到現在雖然醒過來了，可腦袋仍是疼痛難忍，自己為什麼會被枷鎖纏身，帶到三法司來夜審，更是一字不知。他儘量回憶進京以後的經過，只記得在荷花大街上，被一名王官邀進了成親王府，成親王給自己斟酒，只是飲了三杯兩盞便失去知覺，醒來時已被釘上了鐐銬，為什麼這樣對待他？他實在理不出個頭緒來。薛仁貴正在發愣，只見馮世剛把驚堂木一拍：「哇！下面跪的可是罪犯薛仁貴？」，「正是薛仁貴。」，「薛仁貴，我把話給你說清楚，你觸犯了大唐的刑律，我這裡奉旨審理，你的官職已被聖上全部罷免，現在你是犯人一名。我這三法司是幹什麼的，你也明白，希望你爽快招供，免得皮肉受苦，如若不然，可休怪本官無情。你就招供吧。」，「馮大人，想我薛禮自平西歸來，一向遵守王法，這次奉旨進京，也沒幹什麼不法之事，今被拿在此，正不知所為何因，不知大人要我招認什麼？！」，「哈哈，好個薛仁貴，到了現在你還如此嘴硬。我且問你：你進京之後，成親王請你飲宴，可有此事？」，「有啊！」，「後來呢？」，「我飲酒不過三杯兩盞，便突然失去了知覺，適方才是獄卒用冷水將我噴醒，帶到這裡。」，「住口，薛仁貴你不要抵賴，可是你在成親王府吃酒帶醉，醉闖翠雲宮，因奸不允，用硯台打死了翠雲公主？這件事人證物證俱在，聖上與眾大臣都已看過，你為什麼不講？」眾人役隨聲高喊：「快招！」薛仁貴聞聽此言好似霹靂轟頂，不由大吃一驚，他定了定神，趴在地上向上叩頭：「馮大人明斷，我薛禮決沒乾此事。翠雲公主是什麼人，我根本就沒見過。」，「薛仁貴你體要嘴硬，聖上與眾大臣到現場查看時，你還躺在公主的鳳床之上，難道這也是冤屈你不成？看來不叫你皮肉受苦，你是不會老實招供了。來人，夾棍伺候！」，「喳！」啞啞啞，三根無情木扔到了平西王面前。夾棍為「五刑之祖」，厲害無比，由三根硬木和幾條鹿皮繩做成，把犯人的雙腿夾到三根木頭中間，兩邊站著人用力拽繩，把棍子往中間收，要用力一狠，能把犯人雙腿夾斷。馮世剛恨不得馬上把薛仁貴定成死罪，他好穩穩發一筆財，因此他一開始就使用大刑。命令傳下，掌刑的都是些六親不認的彪形大漢，只知聽本官的，並不管你是忠是奸有無冤屈。他們過來把薛仁貴按倒，上完刑具，這才跪倒：「請大人驗刑。」，「好啦。薛仁貴，你想好了沒有？我勸你還是把因奸不允打死翠雲公主之事從實招來，再要不招，可休怪本官無情了。」薛仁貴沒幹那事，怎能招認？他一抬頭：「大人，我實在冤枉啊！」，「哇！到了現在你還喊冤枉。動刑！」，「是！」掌刑的兩邊一使勁，就聽一陣「咯吱吱」聲響，三根無情木往一塊兒收緊，薛仁貴雖然咬緊牙關，也覺著眼前金星亂冒，陣陣劇疼，撕心裂肺，哎呀一聲，背過氣了。掌刑的趕緊稟道：「稟大人，犯人背過氣去了。」，「把他叫醒過來。」，「是。」說得好聽，哪裡是叫啊，堂上早備有藥紙，如果行刑時犯人背過氣去了，就把這種藥紙點著，往犯人鼻孔裡熏。時間不長，薛仁貴睜開了雙眼，只見他眼窩下陷，雙腿顫抖。馮世剛一拍桌子：「薛仁貴你有招無招？」，「大人哪！我願你朱衣萬代，也求你明鏡高懸。薛某一生行得正站得直，你叫我招些什麼？」，「嗨嗨，你倒教訓起我來了，上刑！」簡短說吧，光使用夾棍，就使薛仁貴三次背過氣去，仍無口供。馮世剛又叫換刑具，換過幾樣，薛禮總不開口，馮世剛也冒汗了。薛禮要不招供，以後他不會饒我，李道宗也不會放過我呀！這可怎麼辦呢？他拿出了刑具中最後的一張王牌——腦箍。這東西像個鐵帽子，往犯人頭上一扣，一點一點緊小，緊一點，頭疼得就像要爆炸一樣，有多少犯人因為挺刑不過，當堂斃命，也有多少犯人被打成招。馮世剛心想，你薛仁貴既然不招，就嚐嚐這腦箍的滋味吧！掌刑的把腦箍給薛仁貴戴上，這可苦了平西王了。腦箍一點一點收緊，薛仁貴一陣比一陣難熬，只覺得眼珠子外突，腦袋要炸，實在受不了啦！他長歎一聲：「求大人鬆刑，我願招供。」薛仁貴為啥要招呢？他想，三法司這樣酷刑審訊，我要不招也難逃活命，為什麼平白給我安上這個罪名？李道宗、李世民都是一家人，為啥要這樣對待我？哦，是了，飛鳥盡，良弓藏，現在天下太平，用不著我薛仁貴了，看來我此番進京是人人圈套，准死無疑了！想到此他一陣心酸，對皇上完全失去了信任，這才喊了一聲願招。馮世剛一聽真是喜出望外，命人把刑具卸下，把紙筆放到薛仁貴面前。薛禮兩眼失神，向上說道：「馮世剛，我可是挺刑不過，屈打成招，你只要對得起良心。我與翠雲公主素不相識，何來打死公主之事？但要不招，看來你不會放我。罷罷罷，我這裡招下，你就給我個斬字得了。」薛仁貴說罷，吃力地掂起筆，寫下十二個字：吃酒帶醉，打死公主，安心謀反。然後把筆一扔，就癱在地上。馮世剛拿過供詞一看，雖沒寫「因奸不允」，但已承認「打死公主」，更何況加上「安心謀反」，這就構成死罪了。他也怕繼續用刑把薛仁貴整死，要是那樣文武百官怎會放過他？乾脆見好就收吧。想到此，他讓薛禮畫了供，然後押回大牢。

馮世剛折騰了一夜，已天光見亮。他拿著薛仁貴的供詞仍是忐忑不安：皇上能不能同意？成親王會不會答應？一邊想心事，一邊胡亂吃了點飯，便順轎上朝。眾朝臣一見馮世剛，都拿眼光瞧他，把他瞧得心頭亂跳。山呼已畢，殿頭官回道：「兩旁聽真，有本早奏，無本退朝。」馮世剛站在隊伍裡，聞聽此言高聲應道：「三法司正堂馮世剛有本啟奏聖駕。」殿頭官轉奏，皇上說聲「宣！」，「宣馮世剛上殿。」，「臣遵旨。」馮世剛端帶撩袍，抱著供單，戰兢兢來到八寶金殿，在品級台前跌身跪倒：「吾皇萬歲，萬歲歲！臣馮世剛參見聖駕。」，「免禮平身！」，「謝萬歲。」，「馮世剛，朕命你審問薛仁貴一案，不知審問得如何？」，「啟奏萬歲，臣已審問明問，前來交旨，現有薛仁貴供單在此。」，「轉上來。」，「是。」內侍把供單接過，放在龍書案上。李世民一看供單，不由得勃然大怒。心說：好你個薛仁貴，朕待你不薄，可你怎麼乾出這種事來？殺人者償命，朕怎能饒你。他又看了一下供詞，發現有與李道宗所說的不同之處，原告說他「因奸不允，打死公主」，他承認是「吃酒帶醉，打死公主」，這大概是薛仁貴不願承認那埋汰事，只要承認你打死人就行了，什麼原因不必深究，不然對朕臉上也不好看。李世民又想：薛仁貴功勞確實很大，如果把他滿門抄斬，顯示朕太無情了，我只要薛仁貴一人抵命，這也算法外開恩了。想到此，他讓馮世剛下殿，並隨即傳出口旨，立即把薛仁貴開刀問斬。

聖旨傳出，長安城一陣轟動，老百姓輿論紛紛，街道上一片混亂。文武百官無不震驚，有心保本，又怕皇上盛怒之下丟了烏紗。左班丞相魏徵雖然不相信供詞，可是主審官是他始爺，他也是乾著急沒辦法。眼看著薛仁貴被綁赴法場，一班武將們急了，東床附馬秦懷玉，掃北王羅通，以及程鐵牛、程萬牛、尉遲寶林、尉遲寶慶等等眾人一合計，共同上殿保本，丹墀前跪倒一片。給皇上叩過頭，眾人說道：「陛下，薛禮一案，臣等認為是否另有他因？況薛禮乃國家重臣，不可草率從事，應慎重調查，另作處理。陛下龍恩浩蕩，望容期緩限，另派大員，再作復勘，臣等感恩不盡。」，「卿等請看，現有薛禮供詞在此。人證、物證、口供俱在，還有什麼可以懷疑？朕只斬薛禮一人，家屬一概不問，已是法外開恩了。大唐法律，殺人者償命，朕豈能徇私？爾等不必多言，下殿去吧！」秦懷玉等讓皇上一頓話說得無言答對，面面相覷，只得退下金殿。

皇上問眾朝臣：「哪位愛卿討旨當監斬官？」沒有一人應聲。皇上一看也生氣了：「成親王！」，「臣在。」，「朕命你午門外監斬薛仁貴，不得有誤。」，「臣遵旨。」李道宗接過聖旨，真是心花怒放，心想：這計策真妙啊，又這麼順當，皇上殺了薛仁貴，我不擔任何干係，還給我那張美人報了仇。薛仁貴呀，你雖然英雄一世，可笑你連怎麼死的都不明白！

文武百官見皇上心意已決，看來無法挽回了，羅通等人又要求道：「陛下，薛仁貴雖身犯王法，但他畢竟有功於社稷，能不能給我們一點時間，容我等祭奠祭法場？」李世民一聽，這也合情合理呀，便點頭同意，准了半個時辰。

文武百官相隨來到法場一看，見薛仁貴在法標上綁著，耷拉著腦袋，發誓披散，身穿罪衣罪裙，背後插著亡命牌，昔日頂天立

地的英雄，如今落得薩等地步，眾人無不熱淚盈眶，心如油烹。秦懷玉、羅通等人搶步來到跟前，抱住薛仁貴放聲大哭：「大哥，你醒一醒，小弟看你來了。」程鐵牛、程萬牛更是嗷嗷亂叫。薛仁貴聞聽喊聲，強打精神睜眼觀瞧，見圍在近前的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一陣心如刀割，眼淚也掉下來了。秦懷玉問道：「大哥，你太糊塗了，怎麼招認了此事呢？據我等弟兄想來，其中必定另有緣故，你把情況給我們說清楚，我們也好想法救你出獄呀。」，「各位賢弟，再說也晚了。你們看看我身上被打成了什麼樣子，我是受刑不過，屈打成招呀！」眾人撩起罪衣罪裙一看，只見渾身上下血肉模糊，沒一塊好地方。程鐵牛、程萬牛見狀大怒：「馮世剛你個兔崽子，竟然下此毒手，我非把你劈了不可！」說著話就往外闖，羅通伸手把二人抓住：「你們吵吵什麼？你能劈了誰？我們還是快想辦法救薛大哥要緊。」眾人你一言我一語，最後商定，應請個德高望重之人出面保本才行，現時朝中的老臣應屬程咬金了。商議已定，眾人護住法場，程氏弟兄騎快馬搬請程咬金。

現在的程咬金可不是一般人了。瓦崗弟兄歸唐之後，由於連年征戰，秦瓊、羅成等人相繼亡故，就剩下魏徵、徐懋功、程咬金了。老程為大唐江山東征西戰，屢立戰功，現在官居魯國公之職，皇上封他上殿不參君，下殿不辭君。現在魯國公府內人丁興旺，老程一有空閒便召集族人和家將家丁練斧子，他親自當教官。今天老程正在操演斧子隊，兩個兒子風風火火闖進後院：「爹爹，大事不好，我薛大哥要掉腦袋了。」老程一看挺不高興：「你們都是三十多歲的人了，怎麼連一點沉穩勁兒都沒有？」，「爹爹，不是我們不沉穩，是這事太緊急了，我那薛大哥薛禮被綁在午門要殺頭了。」，「你待怎講？」，「薛禮要被砍頭了。」，「哇呀呀呀，氣死我也。」他一邊命令斧子隊退下，一邊問道：「為什麼要殺薛仁貴？」，「哎呀，這裡邊的事情錯綜複雜，我們雖說不清楚，但薛大哥肯定是受人陷害，皇上不辨真假，執意要殺，百官講情，一概不准，眾人無奈，異口同音，求您老人家到金殿保本，您若早去，還有我薛大哥的命在，您要去得慢了，我薛大哥可就活不成了。」老程一聽，心如火燎，「給我帶馬抬斧子！」程咬金扳鞍鉆飛身上馬，帶著兩個兒子和二十名斧子隊員，來到法場。眾人一見都圍上來了；「魯國公來了，薛白袍有救了。」老程甩鐙離鞍跳下坐騎，「薛禮現在何處？」，「現在被綁在斷頭台上。」，「眾位不必驚慌，有我老程在此，管保平安無事，叫我先去看看。」眾人閃開一條道，程咬金邁步來到薛禮面前，手拍肩頭：「兒啦，你看看是誰來啦。」薛仁貴聽到這親切的聲音，抬頭一看，是老國公程咬金，也是一陣難過。他和程咬金相處多年，知道老程為人爽快硬直，心腸最熱，說得出幹得到，只要你做得對，他就是豁出命也和你一塊兒乾。薛仁貴對老程特別尊重，見到親人，泣不成聲，只叫了聲「老人家」，就再也說不出話來。老程一邊抹眼淚一邊安慰：「孩兒啦，別哭，你要一哭我就糊塗了。你快把委屈給我說說，我好去給你保本哪！不是乾爹我說大話，這點小事我到皇上那兒一說就准。你快說是為什麼。」薛仁貴強忍眼淚，把始末原由說了一遍。「你為什麼招認了呢？」，「老人家您看我身上都成什麼樣子了，我不招認當場就得死啊。」，「好了，你不要難過了，先委屈一下，我去見皇上，叫他把你放了也就是了。鐵牛、萬牛！」，「在！」，「我現在去見皇上，你倆在這兒保護你薛大哥，誰敢動你薛大哥一根汗毛，就拿斧子砍他，砍出漏子由爹擔著。倘若你薛大哥有啥差池，我可要拿你們是問。」，「喳！」

程咬金安排已畢，離法場趕奔八寶金殿。剛走幾步，他看見了監斬棚，回身問道：「監斬棚裡坐的是誰？」有人回答。「成親王李道宗。」，「噢，是這個老小子，我說別人也不會乾這監斬官。我得先跟他說幾句話。」程咬金經多識廣，粗中有細，他知道監斬官在處決犯人方面有絕對權力。我上殿保本去了，李道宗這邊傳話把人殺了，可怎麼辦？得有這個防備。老程一進監斬棚，李道宗可發毛了。他早就看見了程咬金，知道此人軟中有硬，硬中有軟，什麼話都能說，什麼事都能做，是極難對付的一個，但他又想，我有皇王聖旨，怕他何來。他沒想到程咬金奔自己來了，明知不妙，也得應付。李道宗起身離坐，強作笑臉：「哈哈，老國公，你怎麼來了？」，「唉喲，王爺，是你呀，很久不見了，你可好哇？」，「托福托福。老國公你這是……」，「是這麼回事。我正在府裡坐著，聽說午朝門擺下法場要殺人，我感到納悶兒，午朝門外殺人，要殺誰呢？派人一問，才知道要殺薛仁貴，我真大吃一驚，薛禮是國家的功臣，為啥被殺呢？這才來看看。王爺，你到這裡是……」，「我是奉旨擔任監斬官，老國公，上命難違呀！皇上指派，我敢不來嗎？」，「是呀，我們當臣的誰敢抗旨不遵。不過，王爺，我給你說件小事，我現在上殿為薛仁貴保本，你是監斬官，在這期間你能不能高抬貴手，暫不下令開刀問斬呢？」，「行行行，完全可以。」成親王嘴上這麼說，可心裡想：我費了那麼大勁才把薛仁貴綁到法場，能等著你去保本嗎？我不敢當面惹你可以騙你，只要你一走，我馬上就傳令開刀。程咬金一看李道宗的神色，就知他心懷鬼胎。老程說道：「如此多謝王爺。來人哪！」斧子隊應聲近前：「參見老國公。」，「你們在此小心陪伴成親王，聽見沒有？」，「是。」李道宗一看臉都白了，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，「沒什麼，你這麼大年紀了，沒人陪著行嗎？讓他們陪著你。」程咬金一邊說，一邊給斧子隊使眼色。經他練出的親兵深懂主人的用意，一個個微微點頭，李道宗暗暗叫苦。